

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騰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

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為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并甫。

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其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矍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

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

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膏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嶻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

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婆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侶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

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賀和戎表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
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終